

雲水

林斌

著

集

YUNSHUI JI

岁月人生，烟云过眼，情感心绪，莫如水痕。连缀来看，场景的截面与情感的断片隐约有了某种缺失和空白，但也正因如此，作者在时空中作为「人」的扮相才得以自主地确立。
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林斌
著

雲水集

YUNSHUI JI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水集/林斌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
2009.10
ISBN 978-7-80719-411-8

I. 云… II. 林… III. ①诗歌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
167937 号

云 水 集

作者:林 斌

责任编辑:何 强

出版发行:海峡文艺出版社(网址:www.hx-read.com)

社址: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:350001

发行部电话:0591—87536724

印刷:福州华悦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:350003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350 千字

印张:22.25

版次: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719-411-8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序

刘登翰

读散文如读人生。在文学的诸种文体中，或许唯有散文，能进入作者的人生经历、生命体验、心灵感悟和错杂思绪之中。虽如碎裂满地的玻璃镜片，并不完整，却依然星星灿灿地辉映作者人生经历的某些片断，点点滴滴都是作者的性情与心志的折射。因此，读散文实际上也是在读人。

我最初注意到林斌的创作是他的小说。总感到在他的人物和故事里，弥漫着一种沁入骨髓的人世沧桑，犹如一抹拂之不去的薄薄夕照，从深院大宅的高高墙头洒落下来，敷在日光和阴影中匆匆来去的人生里。这本不该是他这种年岁的年轻作者（那时他才二十岁出头吧）所轻易能有的。后来断续读到他的一些读书随笔——我说的是随笔，而不止是书评，五七百字，闲闲写来，夹杂着自己寻书、得书和读书的意兴和心得。每不多言，却每言必中，直指作者的性情、气度，书的风格和特征，间或还说点与书与作者相关的小掌故。那种博闻广识，慧眼和老到，有如昔时我读李健吾（西渭）的旧版《咀华集》、《咀华二集》和孙犁老人步入晚境后写在书衣边上的那些文字，也是他这般年岁的作者所寻常难遇的。

这个林斌，究竟受了哪颗文魁星的照耀？

近读他的散文，才多少明白了一点个中缘由。

林斌的人生，处于一种“两极”状态。一方面，他称自己是一介“武夫”：从戎、从警。读他《云水集》里的第一辑“云影”，可以知道，他从小随着在“文革”中被贬落乡间的父亲漂泊在闽西的大山里。

他称自己“我的灵魂在路上”，眼前总“飘忽着一个少年匆匆赶路的瘦弱身影”。他没有机会读书，名义上的中学毕业后就插队、参军，而后转入警界，至今依然一袭一级警督的戎装在身。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骄傲地自称是三坊七巷的老居民。三坊七巷是明清以来闽都名人荟萃、巨族大户聚居的福州“文化名片”。从三坊七巷走出来的人哪位不沾点文气，更何况林斌的家世就错综在这些名人的谱系里。他的母亲是曾与李鸿章同榜，系左宗棠主政马尾船政、后巡防台湾的沈葆楨的玄孙女，曾祖母亦为清代领闽派诗坛之首的陈衍的胞妹。家学渊源，是一种文化环境，更是一份文化基因。林斌嗜书如命，其胞弟更是京城著名的当代藏书家。虽从戎却恋文，当非偶然。“书生”才是林斌生命最本质的东西。

在林斌的散文里，我偏爱那些说往叙旧的篇章。如《记沈文肃公轶事及其他》、《翩翩佳人偏做贼》、《昔日狂人今何在》等等，那种“文白相杂”的文字，不避时讳、不避长者讳的坦然态度，且时有一点小幽默，惜墨如金，有节有度，读后使人如嚼一粒青橄榄，回味无穷。无独有偶的是，作者对三坊七巷的钟情，转借于对六朝古都的神往。一篇万余字的《过江南访书访友记》，写得风生水起，有声有色。以书为缘，缘书得人，虽难相聚，心长相通，千里奔袭，只谋一面，这种古代文人的惺惺相惜之风，于今经济大潮中，实为难得。林斌从三坊七巷中继承下来的，正是这份珍贵的文人风习和文化性格。

在写作这些散文时，林斌的“主打”还是小说。读他的某些散文，常常会读出一些小说的影子。如那个玉姐姐（《清波濯足》），那个看管仓库的中尉（《美人蕉盛开的夏季》）……林斌对季节有着特殊的敏感。这种敏感化为他对色彩、对声音、对周围环境的感受。如他写《山谷秋韵》，寒露来临，稻香漫天漫地氤氲，“整个山谷，也就醉醉地在这香气中飘浮着了”。而待霜降过后，披红着金的秋树开始颓落，欢唱了一季的秋虫也歇止了，于是，“秋色就静了下来”。这种充满感性的文字敏感，本是小说中常见的笔墨，与他在忆往散文和读书随笔中的文字感性，决然不同。作者有着多副笔墨，难怪小说的林斌、美文的林斌和忆旧、随笔的林斌，各有自己的面目，却又都是那个从三坊七巷走来，一袭警服戎装在身的林斌。

目 录

序/ 刘登翰

云 影

我的灵魂在路上 /3

那个夏日的逃亡 /5

清波濯足 /14

美人蕉盛开的夏季 /19

阳光与花裳 /25

五月陌上 /27

莲塘的记忆 /30

紫林村口 /33

溪上纸坊 /36

廊桥遗梦 /39

山谷秋韵 /42

早春·油菜花 /45

夏夜·山寨棚 /48

晚秋·山中湖 /52

腊月·雪中豹 /55

我的植物词典 /58

水墨江南 /62

默默的牌坊 /65

——歙县·棠樾牌坊

碑园遐思 /69

——歙县·新安碑园

新桃花源 /72

——黟县·西递古民居



徽州盐商与承志堂 /75
——黟县·宏村承志堂
为有源头活水来 /78
——黟县·牛形村落
一座古城和古城的人 /81
愿“美丽”不再邪恶 /87
遥想太祖母 /96
记沈文肃公轶事及其他 /108
林则徐的传牌 /111
官巷摭忆 /115
昔日“狂人”今何在 /122
翩翩佳人偏做贼 /128
过江南访书访友记 /133
购书漫录二则 /148
写在几则书单前 /154
除夕说读书 /160
书是一种危险品 /163
石趣 /167
老家具 /170
咖啡与茶 /172
山中一日·访吕德安 /176
金鱼之死 /180
生死之间 /182
爱，就把枪交给她 /185
刀锋掠过心脏 /190
符号·血与伤疤 /194
轻飘的剧痛与女人镜像之魔方 /197
遭遇石头 /206
——大荒《山海经》石雕拍摄小记
孤独而诗意的鹤 /210
——旅美诗人王性初和他的《孤之旅》
那个穿大红夹克衫的诗人 /213
——读王炳根《少女万岁——诗人蔡其妍》
爱，并快乐着 /218
——读哈雷爱情诗
金石之声也柔媚 /224
——读大荒诗



水 痕

匆匆一瞥 /233

夜泊秦淮 /235

楼上 /237

窗口 /239

雨天的罗曼史 /241

中秋 /243

三十九度 /244

越过记忆的边界 /245

相遇就是一种幸福 /247

题M红衣小影 /249

夜色如蜜 /251

错误 /253

晨歌 /255

爱情季节 /257

你总像轻轻的风 /259

深秋之夜 /261

月亮·梦幻 /263

白夜 /265

犹疑 /267

致友人 /269

归航 /271

变体十四行·秋意 /273

台风·七夕 /274

发烧与梦境 /275

春夜沽酒 /277

——丙戌春诗酬哈雷大荒二兄

有与无 /278

荷 /279

老树 /281

夏天 /282

七夕吟 /284

这个秋天 /285

箴言 /287

八月抒情 /289

蓦然，华丽转身 /290

您的爱 /292

——致敬爱的冰心先生

中国结 /294

青鸟 /295

宫灯 /297

以婵娟的名义 /299

红酒 /301

走失的梦 /303

有云雀的麦田 /305

离别 /306

香枫 /308

通往春天的路 /309

怀屈夫子 /311

暮春 /313

以梦为马 /315

红莓花开 /317

父亲、我和枪 /320

品 读

圆圆的眼睛·圆圆的镜头 辛哥 /325

——赠LB

行走的文人 大荒 /326

——说林斌的散文

诗人也是一种痴鸟 哈雷 /333

——林斌其人其诗

他需要一座以自己为王的岛屿 秧子 /341

——林斌其人其文

跋语 /349



云 影

人都说回忆是一棵常青树，硕硕的果子永远飘着香。那些虫啮蝇噬的烂果子和枯枝败叶不知何时就坠入岁月的尘土，化为乌有。

——《清波濯足》

我的灵魂在路上

当我独处冥思的时候，我的眼前常常会飘忽着一个少年匆匆赶路的瘦弱身影。那是多年前的我。多年前的我，总是这样穿越时光隧道，倏然而至，匆匆地行走在我眼前。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却又不由自主地随着他行走在山乡的土路上，行走在布满苔藓的石蹬道上。我随他走过一片片秋后收割过的田垄，走过一道道被春雨泼得发绿的山梁；随他趟过那一条涨满水的小溪，随他穿过那片挂满霜凌的松林，直到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林子后面……

这仿佛是白日梦，这又不是白日梦。一切都那么清晰可辨。我可以真切地闻到土路上尘土的腥气和石蹬道上苔藓的鲜气，我的脚板触到了小溪中滑润的鹅卵石，我的脚步声惊起了路旁灌木丛中的山雉，长长的美丽的尾翎在我眼前飞块地掠过，那拍动翅膀的“扑棱棱”声音，久久地回响在我耳边……

从童年开始，随着父母的调迁，生活给我的印象就是不断地迁徙，从一个乡镇到一个乡镇，再从这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。那是动荡、激变的年代，生活充满了紧张感。动荡的日子也有如匆匆的行走，行走只是为了行走，人们不知道何处才是终点。

终有一天，我开始了实质意义上的行走。

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。父亲从“斗批改”学习班获得“解

放”，随即被下放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。山村不通公路是不用说的，山下只有一条栈道山路通向村子。那时，就连山下镇子也还没有公路通往县城，父亲和我只好先搭乘班车到一个邻近的山乡，然后挑着行李，步行几十里地来到那个我们要开始新生活的乡镇。第二天，仍是担着行李，向更深山处进发……十来岁的我，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。那无边无际的山峦，那蜿蜒不尽的蛇行小道，让我第一次感到了“行走”的艰辛。

这一年，我上了当地山乡的中学，寄宿在学校。每周都得往返于学校所在的镇子和父亲所在的山村。母亲已经故去，父子俩相依为命，那山村就是我的“家”。我得回家取些米和一周食用的咸干菜。每周六下午下了课，便急急上路，往十五里地外的家奔去。我知道，父亲一定烧好了饭菜在等我。山村穷，没有鱼肉，但是有鲜笋，有山蘑，有父亲自己栽种的冬瓜、南瓜和各种蔬菜。小泥屋里的熊熊灶火和温馨的饭菜香气，就是我急急行走的动力。

再后来，父亲“恢复”了工作。这位“文革”前的农业局长被分配到一家国营农场当场长，也算是适得其所。我又随他到了那里。当地没有中学，只能在十里地外的县城寄宿上学。整个高中阶段，我依然是每周往返于学校和农场的“家”，每周一趟行走在乡间的泥泞小道上。我想，什么时候能不再这么没完没了地走，那该多好啊。可是，“行走”依然命定地要继续下去。高中毕业后，我们很光荣地被送往农村广阔的天地去接受再教育。我插队的那个山村离县城有五六十里地，为了节省六角钱车费的庞大开支，我和同学“同插”，常常在休息日行走于县城与插队山村的崇山峻岭间，用脚板丈量着苦涩的青春岁月。

……

“行走”，一个充满动感的词汇，一个可以勾起我许多怀想的“姿势”。我想，人生长长的旅程不也是一场“行走”吗？幼年、少年时代的艰难行走尚不畏惧，又何怕青年、中年“行走”中的一点坎坷？岁月悠悠，白驹过隙。那年月行走的身影至今如影随形，它催促我，莫要停步，快快行走；它提醒我，不要迷失，辨清西东。路两旁人生风景从春到秋，走着走着，或许不经意间，把自己也走成一道别人眼中的美丽风景……

那个夏日的逃亡

—

那是个燥热的夏天。记忆里，一种潮闷、黏滞、阴暗的热，挥之不去，附着在那个非常拖沓冗长的夏季。天却又多雨，难得见晴。天井里的地衣苔藓当然很欢喜，绿得肥肥胖胖。阶前粗钵盆里的几簇海棠也高兴，晃着红红的脸，笑得有点放浪。而我却不怎么高兴了，光着膀子和弟弟一起，被祖父逼迫着搦管悬腕写寸楷。汗珠滴下来，濡在粗糙的毛边黄纸上，肥肥瘦瘦的字洇开了，化作浓浓淡淡的墨痕，倒像是天上乌黑的乱云。

暴风骤雨无常，天气变幻不定，却又“热气腾腾”，很像那年的时局。那时年幼，不明所以，但能感觉出家中气氛隐隐的压抑。一年前，父亲被“造反派”抓走了，下落不明；母亲成天被几个大汉押着，夹杂在“牛鬼蛇神”的队伍中，敲着破锣游街示众。无奈之下，母亲只好托人将我这个没人管的小野人送回远远的祖父祖母家。

年近六旬的祖父那时在一个小山城工作，也自身难保。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人，又读过些书，“历史”当然不能洁白无瑕，被打入“另册”也理所当然。祖父在家中很威严，脸多半是阴着的，话很少。他的一声咳嗽，也会让我和弟弟心惊肉跳。每天，祖父早出晚归，到食品公司的屠宰场去接受“监督劳动”。我知道劳动的意思，就是干活流汗。一想起文弱



老迈的祖父对付那些嗷嗷乱叫的猪，我就暗自发笑，有点幸灾乐祸。后来，才知道祖父一头猪也没杀过。祖父的毛笔字写得好，“造反派”也懂人尽其才，就让他专门抄写大字报。我不知道祖父让我们写毛笔字是不是潜意识里存了一点酸楚的希冀——会写毛笔字，将来或许能少受点苦。

我自幼性情野，只喜下河捉鱼，上树逮鸟，不像弟弟那般文静，对那劳什子寸楷实在不感兴趣。至今一笔字仍如黑鸦乱云，惨不忍睹，便是少时不努力的确凿证明。写字的时间久了，我不耐烦，掷了笔就发呆。边发呆边想妈妈，她现在哪儿呢？她怎么样了？她知道我被祖父整天关在家里写寸楷吗？她知道了一定会让我出去玩。妈妈最宠我了。

思绪如没头苍蝇胡乱飞。哦，是苍蝇。闷热的天气里苍蝇也很无聊，嗡嗡嗡嗡，无所事事。我看见好几只苍蝇了，有大个头的红头蝇，有米粒大的小黑蝇。我招呼弟弟，我们来捉苍蝇玩吧。左扑右腾，居然捉了好几只，关在火柴盒里，贴在耳边听它们闹腾，开心极了。宅院里没有金龟子、天牛什么的，也只能玩玩苍蝇，聊胜于无了。弟弟手巧，又耐心，看准了一只，就静静地挨近它，倏然出手，食指拇指一捏翅膀，就逮着了，

且毫发无损。我看呆了，佩服得不得了。弟弟很聪明，扯下衣服上挂丝的线，小心翼翼地拴住苍蝇的一只腿，然后放飞。线的一头牵在手中，就像放飞一只微型的风筝。

二

我终于拒绝再写寸楷，公然抗议祖父祖母整天将我和弟弟关在家中。外面的世界永远对孩子充满了诱惑，虽然紧闭的大门外，更多的只是乱哄哄的造反游行队伍，乱哄哄的口号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驻扎在这小城的铁道兵部队有一回举行大游行，我贴在门缝中往外看，挎着枪的士兵队伍好威严，他们边行进边高呼“打倒陈再道”，步伐很整齐，一派义愤填膺的样子。我不知道陈再道是当年的武汉军区司令，因为“支左”支错了，变成了“支右”，犯了“龙颜”。年幼的我很好奇，就想这个“陈再道”是谁，真的好厉害，要这么多解放军叔叔来打倒。

祖父祖母对我的反叛很惊异，继而大怒。他们知道我的“野”，但没想到的是竟然如此的“野”，如此的不驯。而我在他们的叱骂中仍喋喋不休，说我不喜欢你们管，要自己去找妈妈。妈妈远在跨越半个省的另一个小城，一个十岁的孩子说这话，就近乎于耍赖了。祖父惊疑地看着我，摇头叹息：“宠坏了，宠坏了！”我知道他说的是我被妈妈宠坏了。

对我的犯上作乱，当然要采取惩戒措施。古往今来，惩戒的方式花样百出却万变不离其宗，无非两招，一幽禁，二刑罚。刑罚谈不上，幽禁却是必须的。祖父白天去屠宰场“改造”，祖母有时出门买菜、到江边浣衣，我这小乱党一旦逃脱可怎么得了？！

我先是被取消了每天跟随祖母到对门街坊家的吊脚楼晾晒衣物，收取衣物的资格。我揣摩，那大概是为防止我趁机开溜。祖母是曾经裹了小脚的“解放脚”，哪能追赶上我这小兔子。接下来，措施升级，益发严密，但凡祖母出门，我便要被关进一个小房间。“咔嗒”一声，一把愣头铁锁就将我和外面的世界彻底地隔绝了。

那是二楼楼梯拐角处一间三角形的小房间，类似上海石库门房子里的“亭子间”。窄窄的，墙却很厚。没有正常的窗户，只有一道一尺见方的

四方形通气窗，很怪。直到今天回想起来，我还是无法确定当初建造房屋时主人设计这房间的具体用途。我猜想，这座房子莫非原先是个老照相馆？想来想去，这个小小的房间只能是个冲洗照片的暗室。

我就这样被关在这个小小的暗室里。真是暗无天日啊。这是我真切而强烈的感受。为了防止我逃走，那个四方形通气窗口，用一沓寸把厚的木床板堵压着。这辈子，我没蹲过监狱，但我觉得这就是“监狱”了。这“监狱”里没有玩具，没有书，无聊死了。幸亏有我最亲爱的弟弟，他就在“监狱”门口陪着我，和我说话。他才六岁，却是那么善良懂事，他问我：哥哥，你是不是很难受？我说是，难受，我不想在这待了，我想去找妈妈。弟弟说，我也想妈妈，哥哥你带我去找妈妈好吗？我说，当然，一定带你去。

弟弟周岁时就离开母亲，一直由祖父祖母带在身边抚养。他只见过母亲两三次，但仍然天生地对母亲有一种依恋。听了我的承诺，弟弟很高兴，说：哥哥，你别不高兴了，我念故事书给你听好吗？于是，他找来了故事书，就站在楼梯拐角处读。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叫《保定外围神八路》的通俗故事，弟弟磕磕巴巴地读，我悄无声息地听。一会，弟弟停下了，问：哥哥，你在听吗？你别死啊！我大笑说：我不会死，我在听呢，你念得真好。弟弟继续读，读到有趣处，两人一起乱笑……这时候，就是我“监狱”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了。

三

那个夏天很燥热。我想，留给我这印象也许并不全是因为气候的热，更重要的可能是我被关在那间黑暗的小房间里太久了。说“太久了”也不准确，其实也只有十天半月的。可是，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而言，那是多么漫长而黑暗的日子啊。

我决定逃走。

逃走的动力是对母亲的思念。妈妈，你在哪呀？我自幼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，母亲很宠我，但她工作忙，对我实行的乃是“无为而治”，任我打鸟捉鱼，满世界地野。唯一有效的管理，就是买一大堆的小人书，让我